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0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马帮路上的雷响茶

□上海南汇

去腾冲旅游时,我住在和顺古镇的一间民宿里,和民宿老板闲聊得知,当地有一种特色茶叫做“雷响茶”。

“是泡茶时能听到打雷的声音吗?”我感到好奇,又问:“哪里可以喝到正宗的?”老板告诉我,“你就去西董吧”。

西董是幢老宅院,原主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。这座保留完好的老宅院,如今以经营腾冲美食、发扬百年商贾文化为特色。

服务员听说我特地过来喝“雷响茶”,便将我带至院中的一方火塘旁。一位胖胖的中年大叔,正坐在火塘边休息。他姓沈,说“雷响茶”不过是云南的一种喝茶习俗。

说着,老沈拿过来一把铁壶,灌满了水,用钩子吊在火塘上。趁煮水之时,他拿来一只小陶罐,放在炭火旁慢慢烤干后,往罐中倒入一些糯米,沿炭火翻来覆去地抖动起来。米粒均匀受热,被烤成了黄颜色后,他又在罐中装进些云南大叶茶,继续在火边转来转去,直至焦焦的香味钻入鼻孔。

接着,老沈跟我说:“快,竖起耳朵听。”说话间,他将铁壶里的开水倒入罐中。沸水入罐,热力两相冲击,一股“咕咕咕”的声音传入耳中,仿佛远处隐隐作响的春雷。我顿时兴奋起来——难道这就是“雷响茶”之名的由来吗?老沈微微一笑,不慌不忙地将茶水倒入茶

盅,递给我饮用。

糯米、茶叶与水充分浸泡后的“雷响茶”,味道醇厚的。老沈喝过一杯后,拿起一管水烟筒吸起来。原来,“雷响茶”配水烟,是腾冲人独有的一种休憩方式。灌了水的水烟筒,吸起来会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。老沈说,烟经过了水的过滤,就少了许多毒素,所以吸水烟比吸旱烟“科学”。我蹲在老沈面前给他拍视频,听着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,我说老沈你吸的是“雷响烟”啊!他听了差点笑岔。

待老沈吸好了烟,我向他询问起“雷响茶”的历史,知道了“雷响茶”与马帮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。腾冲,在历史上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。马帮往来于丝绸之路,风餐露宿,舟车劳顿,晚上休息时会生起火塘,用携带的煨茶罐泡大叶茶喝,用以暖身解乏。所以,最初“雷响茶”是被叫做“火塘茶”的。后来,他们觉得那样的茶声似隐隐的雷鸣,而春雷寓意大地复苏,万物萌生,于是改叫“雷响茶”,希冀生意兴隆,如雷霆般一炮打响。

看着塘火,我不禁遐想那些极富画面感的场景。如今,只能于小说、电影中重现的马帮生活,我借由一杯“雷响茶”便可品味和感受其气息,应该算是旅行的魅力吧。行一路,学一路。享受着一路上的种种新鲜,体验着他处才有的生活特色,我们人生的宽度和厚度,就这样一步步渐次铺展开来。

年又至秋风凉、落叶纷飞之际,只有自己对着窗户看着夕阳思念往事,却再也不见伊人在他喝醉时,来为他铺床叠被,嘘寒问暖。以前夫妻之间这些关怀体贴的行为,无不一被他漠视成寻常。词的第一句“谁念西风独自凉?”以反问形式出现,将悲痛与悔恨心境瞬间拉满,不言的答案中,满是憧憬与绝望的矛盾思绪。这个秋天,纳兰是懊悔的。

“今古河山无定据。画角声中,牧马频来去。满目荒凉谁可语?西风吹老丹枫树。从来幽怨应无数?铁马金戈,青冢黄昏路。一往情深深几许?深山夕照深秋雨。”这首《蝶恋花·出塞》将纳兰的阅历与胸怀尽显无疑。这个汇聚了太多情感的季节,总是能轻易触动纳兰心底的那根弦。开篇即借古说今,接下来用白描手法描绘出一幅塞外和平图。那些被西风吹红了的老枫树怕是战士用鲜血染成的,这种对历史的纵深回忆,让我们萌生自己的感慨。昭君的情深和心思,能读懂并看清的许是只有纳兰了。“一往情深深几许?”词人是抒发自己对祖国的一腔热忱,还是于绵绵细雨中询问昭君?纳兰将豪迈、温情,还有些许凄婉和失落糅在一起,意味深长。这亦是他惻隐之心的情结体现。这个秋天的纳兰是旷达的。

“我找到活了,在山西临汾市一个工地挑砂浆,你姑父也一起呢,家里别担心。”后来,我入学后,经常和父亲通电话。每次问他吃什么,他都是亮着嗓门说:“我们生活可好了,四菜一汤,还有老家尝不到的味道。”我信以为真:“爸,那你干活要小心,照顾好自己。”那四年的光阴里,我和父亲通电话最多,直到我大学毕业,父亲才返乡。

有一年过年,姑姑一家从外省回来。那四年里,姑父对父亲在外的照顾,让我心存感激,便主动和他攀谈起来。姑父和我谈起了那段务工的经历。

姑父说:“山西人不吃米饭,以面粉类食物为主食,早晚餐就是包子馒头就着大葱,中午就是面条、白菜、洋葱、萝卜等混着煮汤,清汤寡水的,几个月见一次肉末星子,务工时间长,八点上班,直到下午六点半下班,偶遇活多时,加班到凌晨。你父亲刚去时,在工地上提一包水泥轻轻松松,到下半年时,提一包水泥就很吃力了。半年的时间,他消瘦了许多,以后可要对他好啊,那几年不容易啊!”

听了姑父的话,我沉默了许久,只感觉到鼻子泛酸,泪水涨满了眼眶。忽然恍然醒悟,为何现在回家,每逢煮面,父亲就会提前给我说:“不煮我的面,我吃饭。”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曾经最爱吃面条啊。

父亲为了不让我担心,电话里撒了多少善意的谎啊!而我终究不知道,父亲务工那几年,落下多少艰辛的汗水在他乡……

玉簪有信秋又来

□安徽宿州王静

窗外的玉簪花开了,又要到秋天了。

玉簪花肤白、优雅,修长的花朵纷纷从绿梗上探出,让周围的微草提前看到了几分冰雪的凉意。说起这花,我与它颇有些缘分。

我出生那天,父亲在从单位赶到医院的路上,发现路旁的玉簪花开了,他想他的女儿必然如这花一样是雪白、纯净的,便给我起了个小名:玉玉。在给我办满月酒之际更是移栽了几株玉簪花,以做纪念。

小时候,每每看到玉簪花长出棒槌似的花苞,我就会高兴地告诉爸爸:“爸爸,玉簪花出来了,我要过生日了,这次生日我想要个娃娃。”

爸爸会把我抱在怀里,温柔地说:“玉簪花现在还是没有开放的宝宝,等花瓣全开了,秋天到了,我们再过生日。”

“不要嘛!我就要现在过,不然我们先买一个吧!”

“那……好吧!我们明天就去买!”爸爸总会无奈妥协。

读高中时,一个晚上,我发现精心喂养的兔子死了。我很伤心,哭了整整三个小时。悲伤之下,我仿照《祭十二郎文》,写了一篇《祭兔文》。爸爸看到后,略带惊诧道:“文采不错嘛!”大概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,他把嘴边的笑意压了又压:“你既然写了《祭兔文》,我也送你一句诗‘不须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’。”

“领取而今现在”,多么有意味的一句话。我正思忖着这是谁的诗,爸爸接着说:“兔子死了,我也很难过,以后我们可以再养,现在天还很冷,快把兔子埋了吧!不然它死了还要受冻。”

我从悲伤中恢复清醒,现在最重要的事,是把兔子埋了。于是我们裹着厚厚的外套走出家门,我一眼就相中了玉簪花附近的土地,我想只有玉簪花的美才能和兔子带给我的快乐相配。

爸爸边奋力地铲着被冻住的泥土,边说:“这小白兔和玉簪花会一直陪着你。”

我嘟囔一句:“我更想让爸爸一直陪着我。”

爸爸微微一怔,旋即笑道:“那当然!”

那时,看着在月光下忙碌的爸爸,以为他的话不过是一句普通的回复。没想到,这竟是我再也得不到的奢求。

去年立秋,爸爸突发脑溢血离世了。听到消息,我整个人是麻木的,大脑也停止了运转。直到看到他收缩且蜡黄的脸和穿好的寿衣。一瞬间,我的眼泪因为痛苦而奔出。

去年,窗外的玉簪花也似蒙上了一层死寂,了无活力。

后来,我在整理爸爸的遗物时,发现了一本爸爸阅读过的《宋词》,里面夹着一朵干瘪的玉簪花,那一页有红笔画着一句诗:“不必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。”

原来,是朱敦儒的词《西江月·日日深杯酒满》:

日日深杯酒满,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,且喜无拘无碍。

青史几番春梦,黄泉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。

“领取而今现在”,我再次反复吟诵着。这似乎是父亲从虚空中传来的信息,抚慰着我不成熟的心灵。它不仅是父亲温柔而坚定的教诲,更是跨越生死界限,无声却强烈的纽带,让我学会了在失去中寻找力量,在悲伤里释怀人生。

前一阵,听说同楼的老乡换了新家,我们一家也心动了。若能让孩子通勤少些辛苦,咱也决定踏上换房征途。老吴,我家那位“行动派”,二话不说,就把房子挂到了中介网上,大概是价格适中,第三天就有人来敲门看房了。

一开始,我还挺淡定,心想:“不就是让人看看房子吗,有啥大不了的?”结果这看房的架势,简直比相亲还热闹!第一位大叔,抽着老吴的烟,聊着装修心得,我差点以为他是来串门的;第二位大妈,背有点哈,穿着黑衣服,白皙松弛的皮肤,显示出她的阅历。大妈一进门,就直奔阳台趴在窗台上朝下看,中介说她恐高,这是在挑战自我,评估这高度能不能接受吗?

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一个年轻女孩一进门就直奔卫生间,看得那叫一个仔细,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兼职做房屋质检的。我心里直犯嘀咕:“这卫生间,平时我都没这么仔细瞧过!”

就这样,短短六天,我家就迎来了五拨“品鉴师”。老吴呢,从最初的随意应付,到后来简直是“变身”五星级宾馆的清洁工,每天一起床就是叠被子、摆沙发,连厨房里的锅碗瓢盆,都被他藏得无影无踪,生怕影响了咱家的“颜值”。

我从一开始的旁观者,也渐渐变成了这场“卖房大戏”的女主角。每天看着家里被收拾得一尘不染,心里既有一丝成就感,又夹杂着几分无奈。家中的每一个角落,都被迫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,毫无隐私可言,心头不禁也泛起了悔意与无奈,然为了孩子的幸福,只能选择坚持,将这份“忍痛割爱”化作换房路上的坚定步伐。

换房路上,有几分忙碌,亦有几分无奈与卑微,却也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必经之路。在这条路上,深刻体会到了“卖房”的复杂情绪,我们也学会了接纳与放下。

卖房记

□南京陈卫华

纳兰性德的秋天

□安徽桐城江星

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。当我读到纳兰性德的诗词,就觉得他的词最符合秋的特质,行间字里,蘸满浓浓的儒雅和美感。

先拈一首我最喜欢的《木兰词·拟古决绝词柬友》: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。等闲变却故人心,却道故人心易变。骊山语罢清宵半,泪雨零铃终不怨。何如薄幸锦衣郎,比翼连枝当日愿。”词的开头借用汉朝典故来诉说被情所伤的悲情故事。接着用李杨二人的故事来寄托一种虚无的美好。开篇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,也是纳兰在对待这种乌托邦式爱情的一种美好寄托,是啊,初次的相见,一切都是美好的,所有的时光也都是快乐的。然而世间所有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对等一说,人与人的情感更是难以琢磨。这个秋天的纳兰是悲哀的。

“谁念西风独自凉?萧萧黄叶闭疏窗,沉思往事立残阳。被酒莫惊春睡重,赌书消得泼茶香,当时只道是寻常。”最令人心疼的一首词《浣溪沙·谁念西风独自凉》,慢读下来,真的让人潸然泪下。这里的每一个字,每一句话,都是缠绵的爱。乍然离别,难免恋恋不舍,我不止为他的真情,更为他的结发妻子早逝,使得他遭受极大的精神打击而扼腕。往年一到秋天,妻子便催促他添加衣裳,以免着凉。但今

落在异乡的汗水

□贵州毕节高红梅

高考放榜时,勾起了我十几年前的回忆。那时,父亲为了供我上大学,毅然地背上行囊,踏上远走他乡的打工之路,那是父亲第一次外出务工。

几十年来,父亲从没离开过家乡。他一贯的日常,或是扛着锄头、或是手握镰刀、或是赶着几头牛,走在家乡的田野上,长年累月地忙碌在地里,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。我得知父亲要外出打工。惊诧之余,更多的是歉疚和不安。父亲没有技术傍身,没有出过远门,再加上左眼带有残疾,外出能够找到工作吗?我忧心忡忡。

一个傍晚时分,一家人坐在院坝边上乘凉,菜园里的虫子欢快地奏着夏日交响曲,父亲手握烟杆,大口地吸着叶子烟,那袅袅的烟雾在空气里四散开来。我鼓起勇气问:“爸,你是去哪打工?有人和你一起去吗?”父亲低沉浑厚的声音说:“我去你姑父那里,山西那边的工地上,去那里找个背挑的活还是很容易的。”我试图挽留父亲,可我知道,在家种地承担不起大学的费用,我最终沉默了。

那时,我还没人学。记得父亲离开家那天,身后背了两个灰色的布袋子,里面塞满了旧衣服、家乡特产、铺盖的棉絮等。父亲一贯节俭,不愿意花钱另外买。他背上行囊离去的背影,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,我想,那便是世上厚重无言的父爱啊。

父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达山西,得知他安全抵达后,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悄悄落地了。不过两天,他兴奋地给家里回了电话: